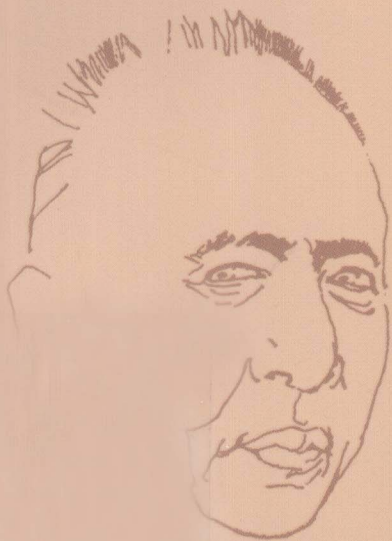


散兵弦歌

——孙犁论稿



苑英科 / 著



SANBING XIANGE

孙犁，当代小说荷花淀派的宗师，现当代文学的一面旗帜。因此，对其进行“深层评论”，即在研究其文本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探讨其生理素质、心理素质、生活经历、思想状态、文学理念及其时代背景对创作的影响，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。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散兵弦歌

——孙犁论稿

苑英科 著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散兵弦歌 孙犁论稿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散兵弦歌: 孙犁论稿 / 苑英科著. — 保定: 河北大学出版社, 2012. 1

ISBN 978-7-5666-0031-8

I. ①散… II. ①苑… III. ①孙犁(1913~2002) — 文学研究 IV. ①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33943号

SANBING XIANGE SUNLI LUNGAO

篆刻: 韩大星
责任编辑: 梁志林
装帧设计: 赵 谦
责任印制: 靳云飞

出版: 河北大学出版社
地址: 河北省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制: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
开本: 1/32 (880mm × 1230mm)
字数: 248千字
印张: 10
版次: 2012年3月第1版
印次: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书号: ISBN 978-7-5666-0031-8
定价: 26.00元



自序

进行孙犁研究，完全是无意得之。

孙犁的家乡在河北安平县，是一个风沙很大的地方，离着白洋淀还很远。他对白洋淀印象的形成，得益于青年时代，准确地说是在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，在白洋淀边的同口镇，有过一年的教学经历。我的家乡教台村，在同口镇的东南，相距十几里，中间由马棚淀相连。“荷花淀派”的主将之一韩映山，就是我们村的人。

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韩映山就走出了自己的家乡。和韩映山交往，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考上大学之后。父亲带我拜访了这位居住在保定古莲花池的同乡。大学时代，是青春的时代，是自由的时代，是幻想充满天地的时代。这一时期，我写了很多幼稚的东西，不断寄给韩映山求教。有时也到古莲花池他的家里，或是到秀水胡同保定文联所在地去拜访他。韩映山不爱说话，我也比较内向，有时就是静静地坐着，虽然没有多少言语，但是仿佛说了很多。

韩映山和我提起过孙犁吗？没什么印象了。但我知道他是孙犁扶植起来的作家，也就对孙犁关注起来。除去《荷花淀》这篇代表作之外，我读到的孙犁的第一本书，叫做《书林秋草》，是由三联书店1983年出版发行的，书价1.05元。这本书，是我在学校附近的一家新华书店买的。每个礼拜，我都要找时间，去那家小书店看看，但是很少买书。上大学，我享受的是21元的困难补助。吃饭是足够的，但是没什么零用钱，能够买一两本自己喜欢的书，就已经很奢侈了。二十多年后，我再次走进这家小书店的



时候，发现当年的一位女营业员还在那里工作。昔日那位苗条白净的小姑娘，如同经历了二十余年的一本书，不可避免地泛黄，带上了岁月的痕迹。

《书林秋草》给我印象最深的，是里面的“书衣文录”。当时，我十分惊讶：文章还能这样写！这是文章吗？孙犁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写于包书皮儿上的这些文字，那种忧郁感伤的情调，充满人生哲理的韵味儿，正和我青春期的多愁善感和人生探求的迷茫相吻合。我十分喜爱这些文字，在这些文字旁，写下了很多幼稚的感慨。其实，那时的感慨，正是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，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表现，与孙犁的“而今识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”的悲凉相去甚远。

大学毕业后的好长一段时间，离文学很远。虽然时刻都与书本为伴，但“读书都为稻粱谋”，不外乎为生计而努力。1993年的春天，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遇到了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的韩映山。在以后的两三年里，他把几本新出版的著作送给了我，其中有《红菱集》、《香溪集》、《明镜塘》、《作家之路》等。引起我最大兴趣的，是《孙犁的人品和作品》，韩映山十几岁就和孙犁相识，交往了大半生，他笔下的孙犁，无疑是最权威、最真实的。从这本书中，我看到了一个书生气十足而又风趣幽默的孙犁。

1998年6月，韩映山因突发脑溢血去世。我没想到他这样早的离开人世。他去世时66岁。

这年的夏天，在北京和平门琉璃厂的中国书店，看到了一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《孙犁散文》，上中下三册。翻了翻，看到里面的文章，大多是“文革”后的新作，于是买了下来。

那时，孩子还小。每天晚上，爱人早早哄儿子睡了。住的地方并不宽敞，为了保持安静，不开电视，不听广播，一个人躺在一间小屋里看书。家里的书不少，能够让人读进去的不多。翻看《孙犁散文》的时候，却立刻心静如水了。我从来没有读过这么好的散文，语言是这样的干净，没有一个多余的词句；情感是这样的



真挚，每一句话都在抚摸着你的心灵；见识是这样的高远，时时让你豁然开朗；意蕴是这样的醇厚，总是让你回味悠长。《远的怀念》那组怀念逝去故人的悼文，让人眼含热泪，甚至是浑身颤栗；《芸斋梦余》、《善闇室自述》，仿佛是一个老者对你进行着真诚的诉说，和你分享他那残破的人生。又见到了《书衣文录》，那种人生的消极和挣扎、悲凉和痛苦，再一次撕扯着我的心。

这部书，成了我床头惟一一部书，每天晚上都要读几篇。一读二读三读，反复读，读了很多年，许多句子，许多段落，许多篇章，已经烂熟于心。这种阅读，不带任何功利色彩，完全是为了获得心灵的快乐。

2002年7月，孙犁去世了。

多年来，我保持着步行去书店的习惯。走在嘈杂的街道上，想着自己要买的书，或者什么都不想，那种闲适和愉悦是无法描述的。

2004年的夏天，在书店里看到了刚刚出版的《孙犁全集》，共11卷，深红色的封皮，整齐地码放在精品书柜里。书柜是锁着的，不能随便翻阅。周围好像也没有服务员。犹豫了一下，走开了。

回到家，爱人看出我有点心事，便询问。我慢慢地说：“看见《孙犁全集》了，刚出版的。”爱人说：“我给你买去！”就这样，《孙犁全集》摆到了我的书柜里，我专门把它们放到了一个单独的小格子里，以示重视。买这部书，没有想到研究，仿佛只是为了完成一桩心愿。

有一段时间，空闲的时间多了起来，便又把孙犁的书拿出来看。大概是读得多了，就有了一些感想。一次，看到几份赠阅的学术刊物上，有两篇孙犁研究的论文，便认真读了起来。读了半天，仿佛没有自己感觉到的那些东西。我怀疑自己的另类，但终究觉得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，便尝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写了下来。第一篇，便是对孙犁晚年散文的看法，他的散文，回忆母题是那样



的突出，对古代散文精华的汲取是那样的彻底，他的为人为文是那样的真诚，这些都深深打动了。文章写出来，投到学校的学报，不久就登了出来，但仿佛没什么反响。当时，在这些方面，没有什么雄心壮志，也就放下了。

大学的好处之一，就在于有寒暑假，时间相对集中，对写东西的人来讲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置办家具的时候，我关心的是书柜和书桌。我的书桌，又长又宽。我总觉得，在一个很狭小、很憋闷的地方，思路就会被堵住，写不出什么好文章来。

这年的寒假，陪着儿子写作业，他把着书桌的一端，我把着的另一端。这样，便产生了孙犁研究的第二篇论文。我力求对孙犁前后期创作进行一个比较，他的前期创作，女性意象比较突出，后期创作，自我意象彰显。文章写成后，还是给了学校的学报。文章发表后，很快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《中国现代、当代文学研究》全文转载了。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于是又写了一篇关于《芸斋小说》的论文，觉得比上篇还要好些。寄给哪家刊物呢？最权威的就是《文学评论》了，就投给它吧！我不认识刊物里的任何人，没抱什么奢望，发表不了，再给学报就是了。过了很长时间，没有任何消息，正当我准备把这篇稿子转给学报的时候，接到了《文学评论》编辑部董之林女士的电话，她告诉我，文章即将刊登。董之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造诣很深。她的父亲董秋斯，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，翻译过狄更斯的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、列夫·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等文学名著。

从此，对孙犁研究，才有了一些朦胧的想法。

收集孙犁的研究资料是很不容易的。书店里，这方面的书很少，几乎找不着什么。后来发现了一个好办法，就是在旧书网上买旧书，一般能把自己想要的书买到，只是有些麻烦：一要选对卖家。一本书的卖家很多，全国各地的都有，选卖家，也就是选质量、选价格、选信誉；二是要等。书，一般要邮寄过来。下了订单，要有耐心。有的卖家负责，书来的快，有的拖拖拉拉，等着用就急



死了；三要网上支付。总觉得不如付钱和划卡方便快捷；四是有时买到的书很旧，也很脏。好多次，被旧书中那些看不见的飞尘，呛得很不舒服。

通过这种方法，几乎把孙犁研究的书都买到了。买到了梦寐以求的《耕堂劫后十种》。这套书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，十分精美，是把孙犁晚年的十本书，统一版式，集中出版的。买到了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1979年9月编写的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·孙犁专集》。这是一本内部资料，属于教学、科研的参考用书，排版、纸张、印刷都很差，但是内容很好。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孙犁作品评论集》、《孙犁作品评论集续编》，收录了很多的好文章；金梅、郭志刚、刘宗武、冉淮舟等人研究孙犁的著作，都搜罗齐了。阎庆生的《晚年孙犁研究》、杨联芬的《孙犁：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》、叶君的《参与、守持与还乡——孙犁论》、李展的《黄鹂声声带血鸣——孙犁抗日小说研究》等等，都摆在了书桌上。我格外重视那些权威性的回忆文章。我认为，这些文章，是把握作家性格的珍贵材料，除了韩映山的《孙犁的人品和作品》，刘宗武、段华、自牧编选的《回忆孙犁先生》一书，给了我莫大的帮助。孙犁的小女儿孙晓玲写的一些回忆文章，结集为《布衣：我的父亲孙犁》一书，已由三联书店出版，只是有些文章，由于各种因素，没有收录。

买来的这些书，主要是旧书的扉页上，大都有作者的题签，写明送给某某指正或留念的。虽然这些题签与我无关，但是我很喜欢。这些作者的手迹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有时又为这些作者伤心，他们视自己的事业为生命，视自己的作品为硕果，真心奉献给他人分享，可是很多人对这些果实，尝都不尝，自然难解其中之味。在这方面，孙犁也是深有感触。1984年，他写过一篇《谈赠书》的短文，道出了赠书的甘苦。青年时代，他总是把自己出版的书，郑重其事的签名赠人。到了晚年，却很少这样做了。因为他发现，有的人把书看成一种货物，一种交换品，想用赠书拉关系、



装门面。有时候，人们对赠书也不看重，认为是发书，好像是一种福利，使人败兴。就这样，孙犁给自己定下了赠书的原则：对素不相识，写信来要书的，一般不赠予，因为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同样是素不相识，信上也没有要书，但是对文学创作有热情的青年人，孙犁总是主动地寄一本书去。这样，才能书得其所。当然，孙犁在这篇文章中所要表达的，并非一种世故，说是赠书要看对象，而是感叹尊重知识，有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

我还经常浏览几个人的博客，收集相关的资料。一个是北京段华的博客。段华从中学时代就和孙犁交往，手中握有很多第一手资料，也写了很多有关孙犁的文章。再就是韩映山的大儿子韩大星的“三秋堂”博客。韩大星是著名的篆刻家，曾为孙犁治印多方。韩映山逝世后，有关孙犁的资料，都转到了韩大星的手中。可惜他写的不是很多。著名作家王林之子王端阳的博客，也是我经常要浏览的。王林是一个老资格的作家，与孙犁是抗战时代的战友，解放后又长期共事于天津文艺界。王端阳在整理父亲的遗作和资料方面，下了很大的气力，他的博客，时常披露一些新鲜的东西。

现在，研究孙犁的人越来越多，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，呈现出生机盎然之态。我一直在想，如何建立一种深度评论模式。对一个作家作品的研究，是文学评论的基础，没有这种“文本”研究，评论就失去了根基。但是，如果仅仅是“文本”研究，尤其是仅仅就作品本身的内容、语言、技巧、风格进行探讨，我认为还是一种“表层评论”，说明的是作家“写的是什么”和“如何写的”，但往往讲不清楚“为什么这样写”。讲清楚“为什么这样写”，必须依靠“深层评论”，通过研究作家的生理素质、心理素质、生活经历、思想状态、文学理念，以及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、时代诉求等多方面的因素，来回答这一问题。这种“深层评论”所要强调的是：评论家要关注作家的内心世界。只有深刻把握了他们的内心世界，才能真正把握他们的作品。把作家的作品和作家的内心世界进行

观照,实现“表层评论”向“深层评论”的转化,是每一位评论家的责任。

孙犁为文,最为真诚,最敢讲真话,为此得罪了不少人。进行孙犁研究,也应该继承孙犁的人品和文品。由于受惊风疾的影响,加之政治风浪的冲击,孙犁的心理存在着不健康的因子;他的婚姻是旧式婚姻,内心充满着对浪漫爱情的渴望;他性格极度内向,在社会适应方面存在一定问题。这些缺陷,孙犁在自己的文章中,都坦然承认,作为研究者也没必要为尊者讳。相反,只有把这些问题研究透彻,才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孙犁,才能对他的创作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。

对我来讲,研究孙犁,完全是一种兴趣,也可以说是一种“无聊”之举。孙犁说:“鲁迅诗云:无聊才读书。实不只此,著书亦多在无聊时。”不为生计所迫,不为功名所驱,专心写这些东西,正好证明我处在“无聊”之中吗?

有时,写稿到深夜,在阳台遥望一下城市的夜空,没有繁茂的星星,来舒解身心的疲惫;有时,为文思所苦,黎明时分,走到户外,凝视绿叶上的露珠,也很难看到反射的晨曦或彩虹;有时,在彷徨中追寻这一切的意义,但是,一切都很朦胧。只是觉得,这种研究,只要是一株有生命力的植物,在夜晚间拔节,在晨曦中展绿,时时汲取天地之气,谛听大自然的天籁之音,就足够了。

是以为序。

苑英科

2011年9月23日,农历秋分。

《春秋繁露》云:秋分者,阴阳相半也,故昼夜均而寒暑平。





目 录

自序	(1)
----------	-------

散兵弦歌

——孙犁的文学之路及其艺术生命	(3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英雄情结

——孙犁的抗日文学及其早期追求	(2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人性突围

——孙犁的小资情调及其思想矛盾	(5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尴尬之境

——孙犁的知识女性及其心理伤痛	(73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多义阐释

——孙犁的友情悲歌及其深层结构	(103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绝处逢生

——孙犁的十年遭逢及其人格自塑	(123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自我超越

- 孙犁的警示之作及其文体创新 (141)

天籁之音

- 孙犁的后期散文及其晚年心态 (163)

心理防卫

- 孙犁的挫折心理及其创作个性 (187)

意象转换

- 孙犁的女性意象及其自我意象 (211)

崛然独立

- 孙犁的君子之交及其友朋之道 (23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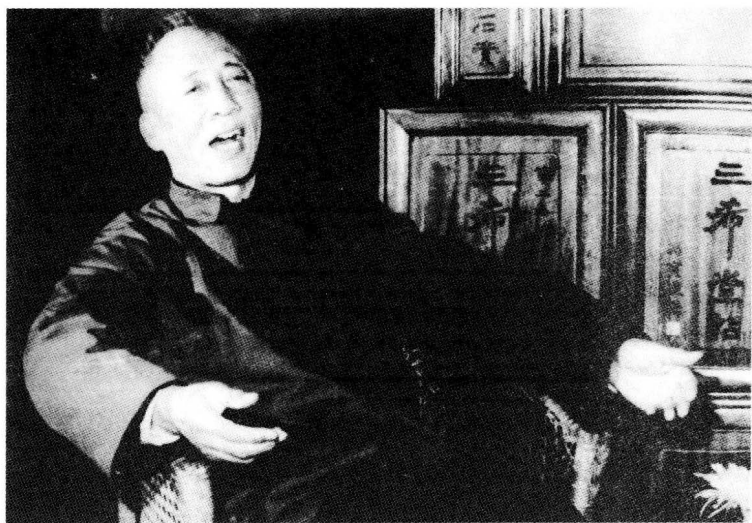
桃花春雨

- 孙犁的情感世界及其浪漫情怀 (263)

- 参考资料 (300)

- 后记 (303)





20 世纪 80 年代的孙犁



散兵弦歌

——孙犁的文学之路及其艺术生命

我一生作文，像个散兵。我从来没有依附过什么人，也没有拉拢过什么人。我觉得，我没有必要那样去做。

孙犁：《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》

我以为文人宜散不宜聚，一集中，一结为团体，就必然分去很多精力，影响写作。散兵作战，深山野处，反倒容易出成果，这是历史充分证明过的。

孙犁：《答吴泰昌问》

我七岁时，入乡村小学，学校门口虽然悬挂着两面虎头牌，却原是一家农舍，处在一条陋巷之底。

我在这里读书识字，受到教育。并从此有了念书人的经历，有了自己的一生。

及至老年，我相信，过去的事迹，由此而产生的回忆，自责或自负，欢乐与悲哀，是最真实的，最可靠的，最不自欺也不会欺人的。

仍然是陋巷里发出的弦歌。

孙犁：《〈陋巷集〉后记》

如果要对孙犁进行一个概括性的描述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他的一生，所蕴含的东西太多，难以言说。难以言说之处在于言外之义。如果没有弦外之音，无论如何说不清楚这位文学大师。但是弦外之音又从何而来呢？

孙犁的引人瞩目之处很多，删繁就简，具有本质意义的有三



点：首先，他是我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家之一，毕生为之奋斗的是革命文学；其次，他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，终其一生，其行政职务只是一位副科级干部；第三，他人品高洁，艺术创作力持久，两者达到了和谐统一，赋予了其作品旺盛的生命力。

有人把孙犁比喻为我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；也有人说孙犁是一面迎风也不招展的旗帜。这两者，或许就是孙犁的精髓所在。

一

孙犁的一生，有些事件可以称之为标志性事件，或者说核心事件。这些事件对他的人生走向起到了重大作用。

1913年，孙犁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。出生后，患有惊风疾，也就是抽风。虽然在十来岁时治愈，但这种疾病决定了他的神经系统不大健康，情绪不十分稳定。因此，在其幼年时代，就成为被同情、被照顾的对象。后由父母做主，为他找了一个年长他四岁、目不识丁的农村姑娘做妻子。父母的意图很明显，妻子的责任主要是照顾这位体弱多病、只知读书的“书呆子”。

惊风疾导致的另外一种结果，就是造成了他的心理疾病。孙犁在青年时代就患过神经衰弱，但没有更大的发作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孙犁由延安返回冀中写作。1946年，父亲去世，1947年土改，家庭成分被定为富农。由于在划定自家成分问题上态度不够冷静，孙犁被派到饶阳参加土改工作，为的是让他接触实际，接受教育。联系土改工作中的表现，《冀中导报》对其作品展开批判。在这种打击下，他的神经系统开始出现病兆，孙犁回忆说：

一九四八年秋季，我到深县，任宣传部副部长，算是下乡。时父亲已去世，老区土改尚未结束，一家老小的生活前途，萦系我心。在深县结识了一位中学老师，叫康迈千。他住在一座小楼上。有一天我去看他，登完楼梯，在迎面挂着



的大镜子里,看到我的头部,不断颤动。这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病症,当时并未在意,以为是上楼梯走得太急了,遂即忘去。①

从此,他的头便开始经常性的摇晃,而且情绪越激动,摇晃的越厉害。这种症状伴随了他的一生。

神经系统病症的严重发作是在1956年春天。如果说土改工作的刺激是一个开端的话,新中国成立后,政治风浪一个接一个,终于使他无力招架。先是《光明日报》用整版的篇幅,批判其创作中的“小资产阶级情调”;接着,在批判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中,孙犁不大清楚事件的复杂背景,为好友鲁藜说了几句好话。当他看到鲁藜被铐上手铐,从会场带走时,深受刺激。稍后,孙犁作为天津作协的代表,到北京参加批判丁玲、陈企霞的大会,虽然在林默涵的保护下没有发言,但已经是惊弓之鸟的他,再也无力承受这种巨大的压力,他脆弱的神经系统终于到了崩溃边缘。1956年春天,孙犁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,虚弱到了极点,他觉得自己就要死去了。从此他一病十年。接着,又遇到了十年“文革”。二十年的时光,孙犁几乎没有什么创作。病虽然养好了,尤其经过十年浩劫,他的神经系统变得强大了些,但是抑郁倾向一直没有消退,伴随了他的后半生。如果没有文学这一自我拯救的良药,孙犁很可能早就走向了毁灭。

1924年,孙犁在11岁的时候,跟随经商的父亲,到安国县城读高级小学。1926年,孙犁13岁。高小毕业后,考上保定育德中学。他在育德中学苦读了六年,初中四年,高中两年。其中,1927年,因为年幼想家,休学一年。这样到了1933年才高中毕业。

① 孙犁:《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·附记》,《孙犁全集》第8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,第368页。